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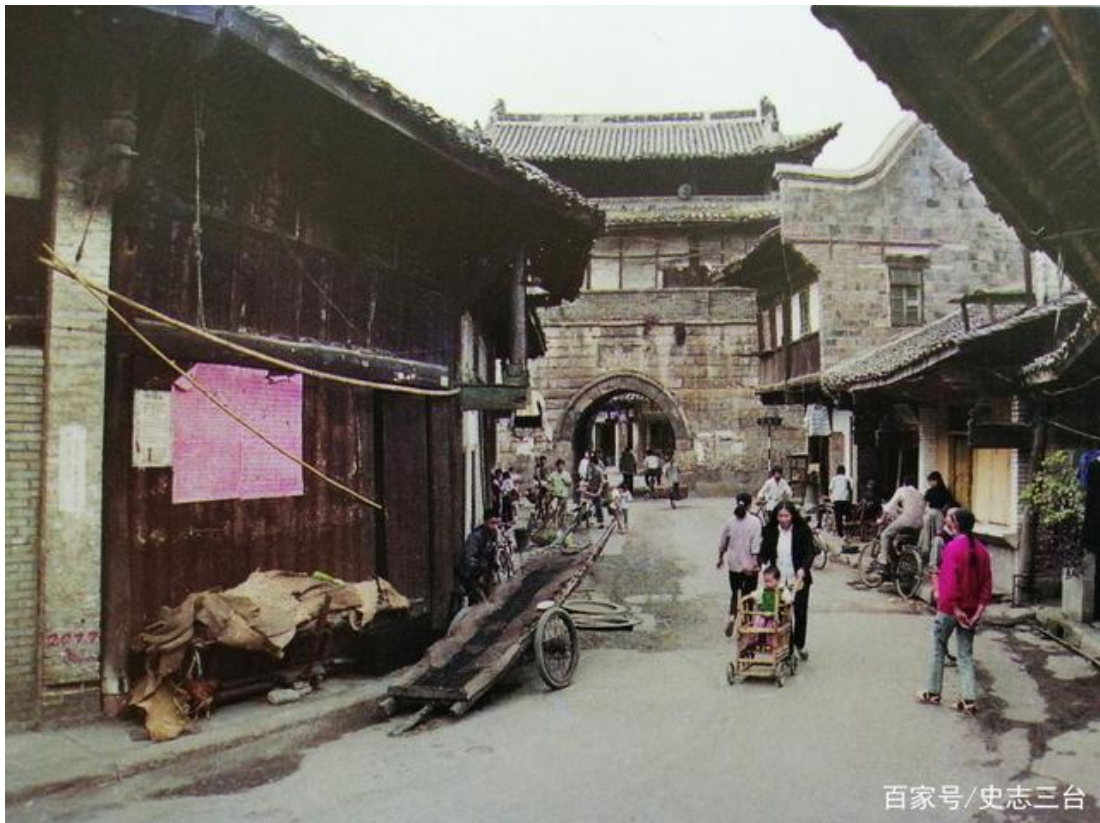
坐了一夜的火车，翌日早上 7：30 到达丹溪江，又转乘小公汽来到了东京小城。这里，前天下了一场雪，不是很大，不过还是让洪建民感到有些冷，也许是太阳还没有出来的原因。他到这里主要是为红树图的事儿来的。父亲在几年前给了他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，并嘱咐他一定要完成先祖的这个遗愿。由于爷爷、奶奶先后都走了，父亲母亲突然出走，至今不知所在，关于祖父、祖母的身世已无从考问。姨妈也已经过世，只有姨妈的大女儿马雅惠建在。其实他小的时候见过，只是年头多了，现在需要借助回忆才能建立起新的链接。



“论辈分，我该叫您大姑了！”洪建民见到马雅惠第一句话如是说。

他端详着眼前的这位面目温和、话语爽朗的老人，想找到自己祖母的影子。他在心里揣度着，还真有点像：大姑个子高高的，大眼睛，现在虽然已年近七十，依然健康硬朗。现在可以想起来了：大姑和奶奶长得很像，让晚辈一见，威严可敬。姨奶奶的大姑见到洪建民，先是流泪，接着就朗朗地笑了：

“那年你奶奶领你来的时候，你就能大段大段的背诵诗经了，三字经、百家姓、弟子规更是倒背如流。你姑父总是说这孩子将来是块材料。”



洪建民听了，想起了姑父，这是一个既让他爱慕又敬仰的老人，说：“这都是受姑父的影响，我记得姑父的名字叫陆远，三姑写的那首童歌《山间泉水》，他作的曲，连幼儿园的小朋友都会唱，奶奶说，把这些古文背下来，将来我也能编歌，让全国的小朋友都跟着唱，我才背的。”

大姑听洪建民说起了姑父，眼圈立即红了起来，说：“都是这首歌惹的祸，说起来那时你还没有出世，你大姑父这首歌唱红了，1964年“四清”的时候，因为说了一句应该让孩子背诵三字经，被打成了反革命，紧接着文革开始了，你姑父又被打成了牛鬼蛇神，挨了无数次批斗，后来腿被打骨折了，红卫兵见不能再批，也不能再斗了，就把我们赶出了北哈市，来到了这里，你大哥洪建岩，把我们接到家里，百般保护，才活了下来。邓小平重新出来主持工作不久，你姑父平了反，在1981年，重新补发了17年间共一万多元工资，本来我们可以回城，你姑父说，已经习惯乡下生活，加之腿脚也不好，上下楼也不方便，就留了下来。平反后，过了几年舒心日子，2000年的时候，你姑父先走了。”

洪建民见大姑又讲起了这段辛酸的经历，难过得流下泪来。说：“过去的已经过去，现在生活好了，向前看吧。”

大姑说：“今天见你来，我就想起了大姨，也就是你的奶奶。”

“奶奶在世的时候，也经常地念叨您呀！”洪建民说。

“其实我家祖上不是汉人，是满人。”大姑打开了话匣子。

“满族？”洪建民有点惊愕。

“满族爱新觉罗氏。日本人打进东北的那年，我父亲为着生计，从双城辗转搬到了渤海古镇。你太爷爷在街上路过，见到我们逃难过来，就把下屋腾出来让我们暂住。”大姑喝了一口水。接着说：

“你家祖上也不是山东人，是海南人。”大姑好像知道洪建民的心事，说出的话，句句直切主题。

“我家祖上是海南人？”洪建民满心狐疑。

“是的。你爷爷哥俩，他有一个大哥，因为已结婚生子，孩子太小离不开家，留在了海南。”大姑的话让洪建民喜出望外。

“你太爷在去世前，留下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。”大姑说。

“是有一个铁盒子，我就是为这件事来找您的。”洪建民说着，从衣袋里掏出这个神秘的铁盒子。上面确实锈迹斑斑。洪建民把它轻轻打开，里面有一片干枯的树叶，两颗奇异的种子。一张已经泛黄的萱纸，上面写着：

月月长加虚

天马在东石

白银和黄金

珠宝在崖西

洪建民读罢，大姑听了叹息道：“从你太爷时起，我们就听说过铁盒子的故事。”

“前几年忙于工作，我也没怎么上心。现在才想起来办这件事，也不知道从哪开始好，还得请大姑多多费心。”洪建民说。

“说来话长了，当年，你家老太爷从海南北上，在山东肥城南阳庄住了几年，后来带着你爷爷到了东北，给地主扛活。有一次，在的渤海古镇，也算是你的老家，路过南大庙，见到好多人在那磕头祈福，觉得挺好玩，也上去磕起头来，许愿说：将来我有了钱，重修庙宇。”

“那后来我家怎么搬到春城去了？”

“那是在老太爷爷去世后，你爷爷准备回到海南老家去，可是到了春城病倒了，走不了了，后来奇迹般的活了过来，这时日本人正在中原到处点起战火，你爷爷看到兵荒马乱的，就在春城留了下来，没再南下。长春解放时，你爷爷被安排在一家化工厂工作，住在宽城区南二马路；再后来，你爷爷从春城下放，到了芦花江江边一个叫赶兔岭的地方种菜植树，后来才有了你。”

“我 1980 年出生，后来的事儿我就知道了。还是接着说我老祖太爷爷吧。”

“你听我说，你老祖太爷在渤海古镇时，为着生计，他去完达山一带挖参数年，发了大财，建了下关屯有名的洪家大院，买卖一直做到哈尔滨、丹溪江，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户。还出钱重修了南大庙，说是还愿。再后来，据说由于兵荒马乱，他把余下的那些钱都兑换成黄金和白银，埋在渤海镇玄武湖岸边的洪家麦地里，也有人说送回了老家，埋在了南海洪家湾的红树林。他从南海老家回来的时候，带回来半张画。据说当年在修南大庙的时候，他还和庙里的主持交上了朋友，一直往来频繁，你太爷南下的时候庙里还派了两名高僧护行，有人说庙里的不少文物因为怕外国人抢去，也一起送走了；这南海的宝藏，还不止自家的这些珠宝呢！老爷子重病期间，因为失语，说不出话来，也无法向儿孙们交待后事。直到咽气时，还用手一会儿指着西北麦地的方向，一会儿指指南边。老爷子去世后，家境日渐衰落。你爷爷虽是老二，长子不在，也就成了长子，继承了祖传的铁盒子，至于铁盒子里装着什么，别人谁也不知道。有后人去玄武湖寻宝，也都没有找到。南海离得那么远，再者说了，就是不远，可谁也没见过那边的人呀，也就至今再没人说起过这事儿。”大姑停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拿起小笤扫在炕沿边扫了一下。

“我听说连挖数年，找遍了整个麦田，也没找到。”洪建民说。

“可不呢，把地都翻遍了，翻了好几个过也没找到。”大姑平和地说。

“也许，——”洪建民还想说什么，没说出口就停下了。



大姑说到这儿，蹒跚着转身去了里屋，出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个藏青色的麻花布包裹。拍了拍上面的灰尘，看着还是有灰，又拿起小苕扫，扫了扫，说：“这是你奶奶去世前，留给我的，特意嘱咐我，如果洪家的后人拿着铁盒子来找你，就把这个包裹送给他。”说着把包裹递了过来。洪建民接过来，细心地把包裹打开。里面有一本书，是江永的《河洛精蕴》；一张旧报纸，还有两颗干褐色的种子和铁盒子里的一模一样，半幅画，题名红树图，上面画了五棵神态各异的树，有的树上还挂着各不相同的小树棒，看上去有点像果实。在画被剪开的中缝上写着：

洪家红树

喜看鹰嘴

海北天南

一生十相

“这就是你奶奶去世前交我保管的全部宝贝，现在完璧归赵，或者说物归原主了，我也可瞑目了。那年你二姑不知怎的动了歪念头，不知从哪听说我保管着这些玩艺儿，也不知从哪儿鼓捣了十万元钱，给我，要买这些东西。我说，这不行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。我说什么也没同意。她还很不高兴，我不惯她毛病，狠狠地攘讼了她一顿，她现在也不认我这个姐姐了，打那以后再也没上我这儿来过。”大姑说。

“是啊，后来还找过我呢，说如果把铁盒子给她，给我一百万。我说这是洪家的事，与她无关，让她趁早死了这个心，不过她没跟我翻脸，走的时候还笑呵呵的对我说：你说这洪建民，在小的时候，一发脾气满地打滚的叫，现在变得这么和蔼友善，真没想到呢！还让我有时间到南海去玩儿呢。”

大姑指着里面的那张旧报纸，说：“这是你大姑父留下来的，上面有一篇文章，你大姑父十分喜欢，我一直没扔，就把它和书放在一起了。”

洪建民打开看了，报纸上有一篇竺可贞 36 年前发表的文章，用红笔圈圈点点，勾了很多横杠，空白的地方还端端正正地写着很多小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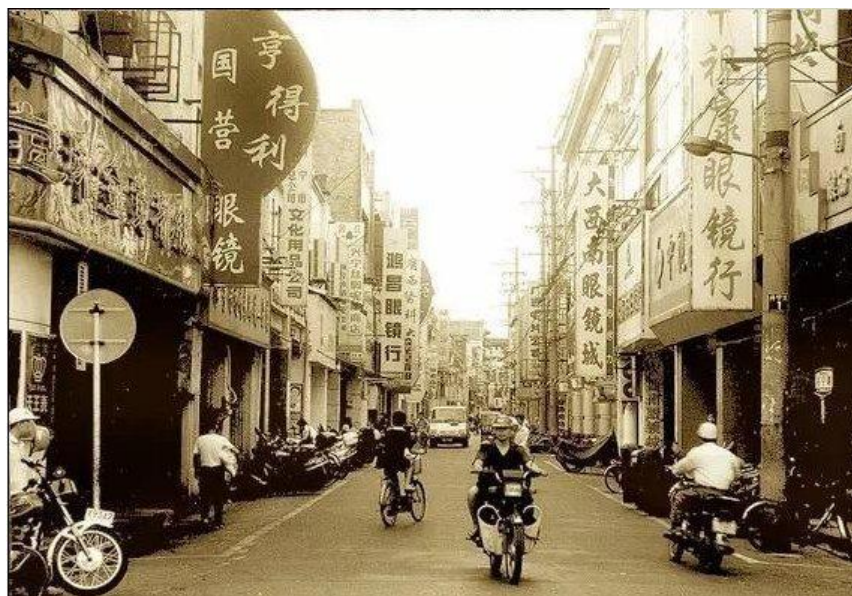
说着，大姑要去煮饭给洪建民吃。洪建民见大姑一把年纪，婉言谢绝，说：“大姑，我过来的时候见有一家饭店，叫荔枝湾粥店，不如我们一起去喝粥吧。”

姑侄俩说着话，从屋里走出来。太阳上来了，气温也开始回升了。虽是十一月的天气，由于全球变暖，丹溪江这个地方，现在，让洪建民依然感到很暖和。他们走过了一条马路，就是荔枝湾粥店。

吃饭的时候，大姑又唠叨起来：“我们姐仨，二妹三妹上个世纪 1985 年南下经商，二妹现在还在南方，三妹前些年病故了，埋在河螺山公墓。”说着大姑又落下泪来。

“南下之前，二姑和三姑到过我家，还有二姑的儿子。”洪建民说。

“你二姑为人不如三姑好，结果三姑那么好，才三十几岁就走了。如果你去南方，替我去看看她。”



“下午我想到渤海古镇去看看堂哥洪建岩，如果还有时间再去看看镜泊湖。”

“洪振岩这些年日子过得也好起来了。”大姑说：“这大冬天，镜泊湖结冰了，不如夏天好，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去哪儿玩了。”

吃过午饭，洪建民和大姑道别，免不了大姑落下泪来，说：“这一别，可不一定再见到了。”

洪建民安慰说：“您老人家身体这么硬朗，现在生活好了，医疗条件也比过去好，好好活着，等我找到红树林，一定回来看你。”

洪建民朝着渤海镇的方向走去。在拐弯的地方，回头看了一眼，见大姑还站在那里向他招手，便回转身，一面挥手，一面喊：“老人家，回屋吧，我一定回来看你。”

路上的行人听了，好多人侧过脸来看他们。

（欲知后事如何，下章更精彩）

（本期题目由铜雀台头条传媒编辑加）

本期主编：子线